

曹雪芹著 霍国玲紫军校勘

脂砚斋全评本

下

石头记



 人民出版社

石头记

脂砚斋全评本 下

曹雪芹著 霍国玲紫军校勘

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惠 pphlh@126.com

装帧设计:雅思雅特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头记(脂砚斋全评本)/(清)曹雪芹著;霍国玲、紫军校勘.

—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4.4

ISBN 978-7-01-012990-7

I. ①石… II. ①曹…②霍…③紫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②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11156 号

石头记

SHITOU JI

(脂砚斋全评本)

(上下册)

曹雪芹 著 霍国玲 紫军 校勘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57.25

字数:110 千字 印数:0,001-3,000 册

ISBN 978-7-01-012990-7 定价:180.00 元(上下册)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

第四十回

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

【回前】两宴不觉已深秋，惜春只如画春游。可怜富贵谁能保，只有恩情得到头。

话说宝玉听了，忙进来看时，只见琥珀站在屏风跟前说：“快去吧，立等你说话呢。”宝玉来至上房，只见贾母正和王夫人、众姊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。宝玉因说道：“我有主意：既没有外客，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，谁平日爱吃的拣样儿做几样；也不要按桌席，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，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，再一个什锦攒心盒子，自斟壶，岂不别致。”贾母听了，说：“很是。”命人传与厨房：“明日就拣我们爱吃的东西作了，按着人数，再装了盒子。早饭也摆在园里吃。”商议之间早又掌灯，一夕无话。

次日清早起来，可喜这日天气晴朗。李纨清晨先起来，看着老婆子、丫头们扫那些落叶，^{八月尽的光景。}并擦抹桌椅，预备茶酒器皿。只见丰儿带了刘姥姥、板儿进来，说：“大奶奶倒忙的紧。”李纨笑道：“我说你昨儿去不成，只忙着要去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老太太留下我，叫我也热闹一天去。”丰儿拿了几把大小钥匙，说道：“我们奶奶说了，外头的高几恐不够使，不如开了楼，把那收着[-]的拿下来使一天罢。奶奶原该亲自来的，因和太太说话呢，请大奶奶开了，带着人搬罢。”李氏便命素云接了钥匙，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门上的小厮叫几个来。李氏站在大观楼下往上看，令人上去开了缀锦阁，一张一张往下抬。小厮、老婆子、丫头一齐动手，抬了二十多张下来。李纨道：“好生着，别慌慌张张鬼赶来似的，仔细碰了牙子。”又回头向刘

姥姥笑道：“姥姥，也上去瞧瞧。”刘姥姥听说，巴不得一声儿，便拉了板儿登梯上去。进至里面，只见乌压压的堆着些围屏、桌椅、大小花灯之类，虽不大认得，只见五彩炫[二]耀，各有奇妙。念了一声佛，便下来了。然后锁上门，一齐才下来。李纨道：“恐怕老太太高兴，越性把船上划子、篙桨、遮阳幔子都搬下来预备着。”众人答应，又复开了，色色的搬了下来。命小厮传驾娘们到船坞里撑出两只船来。

正乱着安排，只见贾母已带了一群人进来了。李纨忙迎上去，笑道：“老太太高兴，倒进来了。我只当还没梳头呢，才撷了菊花送去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碧月早捧过一个荷叶式的翡翠盘子来，里面盛着[三]各色的折枝菊花。贾母便拣了一朵大红的簪了鬓上。因回头看见了刘姥姥，忙笑道：“过来带花儿。”一语未完，凤姐便拉过刘姥姥来，笑道：“让我打扮你老人家。”说着，将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插了一头。贾母和众人笑的不住，刘姥姥笑道：“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，今日这样体面起来。”众人笑道：“你还不折下来摔到他脸上呢，把你打扮的成了个老妖精了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我虽老了，年轻时也风流，爱个花儿的，今日老风流才好！”

说笑之间，来至沁芳亭子上。丫鬟们抱了一个大锦褥子来，铺在栏杆榻板上。贾母倚柱坐下，命刘姥姥也坐在旁边，因问他：“这园子好不好？”刘姥姥念佛说道：“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，都上城来买画儿贴。时常闲了，大家都说，怎么得也到画儿上去逛逛。想着那个画儿也不过是假的，那里有这个真地方。谁知我今日进这园里一瞧，竟比那画儿还强十倍。怎么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，我带了家去，给他们见见，死了也得好处。”贾母听说，便指着惜春笑道：“你瞧我这个小孙女儿，他就会画。等明日叫他画一张如何？”刘姥姥听了，喜的忙跑过来，拉着惜春说道：“我的姑娘，你这么大年纪儿，又这么个好模样，还有这个能干，别是个神仙托生的罢。”

贾母少歇了一会，便要领着刘姥姥都见识见识。先到了潇湘馆。一进门，只见两边翠竹夹路，土地下苍苔布满，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路。刘姥姥让出路来与贾母众人走，自己却走土地。琥珀拉他说道：“姥姥，你上来走，仔细苔滑了。”刘姥姥道：“不相干的，我们走熟了的，姑娘们只管走罢。可惜你们的那绣鞋，别沾脏了。”他只顾上头和人说话，不防底下果踉滑了，“咕咚”一跤跌倒。众人拍手都哈哈的笑起来，贾母笑骂道：“小蹄子们，还不搀起来，只站着笑。”说话时，刘姥姥已爬了起来，自己也笑了，说道：“才说嘴就打了嘴。”贾母问他：“可扭了腰了不曾？叫丫头们捶一捶。”刘姥姥道：“那里说的我这么娇嫩了，那一天不跌两下子；都要捶起来，还了得呢。”紫鹃早打起湘帘，贾母等进来坐下。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。王夫人道：“我们不吃茶，姑娘不用倒了。”林黛玉听说，便命个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首，请王夫人坐了。



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，又见书架上垒着满满的书，刘姥姥道：“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。”贾母笑指黛玉道：“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。”刘姥姥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，方笑道：“这那里像个小姐的绣房，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。”贾母因问：“宝玉怎么不见？”众丫头们答说：“在池子里船上呢。”贾母道：“谁又预备下船了？”李纨忙回说：“才开楼拿儿子，我恐怕老太太高兴，就预备下了。”贾母听了，方欲说话时，有[四]人回说：“姨太太来了。”贾母等才站起来，只见薛姨妈早进来了，一面归坐，笑道：“今日老太太高兴，这早晚就来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我才说来迟了的要罚他，不想姨太太就来迟了[五]。”

说笑一会，贾母因见窗上纱颜色旧了，便和王夫人说道：“这个纱，新糊上好看，过了后来，就不翠了。这个院子里头，又没有个桃杏树，这竹子已是绿的，再拿这绿纱糊上，反不配。我记得咱们先有四五样颜色糊窗的纱呢，明日给他把这窗上的换了。”凤姐儿忙道：“昨日开库房，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几匹银红蝉翼纱，也有各样折枝花样的，也有流云卍福花样的，也有百蝶穿花花样的，颜色又鲜明，纱又轻软，我竟没见过这样的。拿了两匹出来，作两床绵纱被，想来一定是好的。”贾母听了笑道：“呸！人人都说你没有不经过没见过，连这个纱还不认得呢，明日还说嘴。”薛姨妈等都说：“凭他怎么经过见过，他如何敢比老太太呢。老太太何不教导了他，我们也听听。”凤姐也笑说：“好祖宗，教给我罢。”贾母笑向薛姨妈众人道：“那个纱，比你们年纪还大呢。怪不得他认作蝉翼纱，原也有些像，不知道的，都认作蝉翼纱。正经名字叫作‘软烟罗’。”凤姐儿道：“这个名儿也好听。只是我这么大了，纱罗也见过几百样，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儿。”贾母笑道：“你能活了多大，见过几样没处放的东西，就说嘴来了。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：一样雨过天晴，一样秋香色，一样松绿的，一样就是银红的；若是做了帐子，糊了窗屉，远远的看着，就似烟雾一样，所以叫作‘软烟罗’。那银红的又叫作‘霞彩纱’。如今上用的府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密的了。”薛姨妈笑道：“别说凤丫头不见，连我也没听说过。”凤姐儿一面说话，早命人取了一匹来，贾母道：“可不是这个！先时不过是糊窗屉，后来我们拿这个作被，作帐子，试试也竟好。明日就找出几匹来，拿银红的替他糊窗子。”凤姐儿答应着。众人都看了，称赞不已。刘姥姥也觑着眼看个不了，念佛说道：“我们想他作衣裳也不能，拿着糊窗子，岂不可惜？”贾母道：“倒是做衣裳不好看。”凤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红绵纱袄子襟儿拉了出来，向贾母、薛姨妈道：“看我的这袄儿。”贾母、薛姨妈说：“这也是上好的了，这是如今的上用内造，竟比不上这个。”凤姐儿道：“这个薄片子，还说是内造上用的，竟连这个官用的也比不上了。”贾母道：“再找一找，只怕还有青的。若有时都拿出来，送这刘亲家两匹，做一个帐子挂，下剩的配上里子，做些夹背心子给丫头们穿，白收着霉烂了。”凤姐

忙答应了，仍命人送去。

贾母起身，笑道：“这屋里窄，再往别处逛去。”刘姥姥念佛道：“人人说大家子住大房子。昨日见老太太正房，配上大箱、大柜、大桌子、大床，果然威武。那柜子比我们一间房子还大、还高；怪道后院子里有个梯子。我想，又不上房晒东西，预备个梯子作什么？后来我想起来，定是为开顶柜收放东西，若离了梯子，怎么得上去呢。如今又见了这小屋子，更比大的益发齐整了。满屋里的东西都只好看，都不知叫作什么，我越看越舍不得离了这里。”凤姐道：“还有好的，我都带你瞧瞧。”说着，一径离了潇湘馆。

远远的望见池中一群人在那里撑船。贾母道：“他们既预备下船，咱们就坐。”一面说着，便向紫菱洲蓼溆一带走来。未至池前，只见几个婆子手里都捧着一色掐丝戗金五彩大盒子走来，凤姐忙问王夫人：“早饭在那里摆？”王夫人道：“问老太太在那里，就在〔六〕那里罢了。”贾母听说，便回头说：“你三妹妹那里好。你就带了人摆去，我们从这里坐了船去。”凤姐儿听说，便回身同了李纨、探春、鸳鸯、琥珀带着端饭的人等，抄着近路到了秋爽斋，就在晓翠堂上调开桌案。鸳鸯笑道：“天天咱们说外头老爷吃酒吃饭都有一个篋片相公，拿他取笑儿。咱们今日也得了一个女蔑片了。”李纨是个厚道人，听了不解。凤姐儿却知是说的刘姥姥了，也笑说道：“咱们今日就拿他取个笑儿。”二人便如此这般的商议。李纨笑劝道：“你们一点好事也不做，又不是个小孩儿，还这么淘气，仔细老太太说。”鸳鸯笑道：“很不与你相干，有我呢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贾母等来了，各自随便坐下。先有丫鬟端过两盘茶来，大家吃毕。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，裹着一把乌木三镶银箸，按人数位，按席摆下。贾母因说：“把那一张小楠木桌子抬过来，让刘亲家近我这边坐着。”众人听说，忙抬了过来。凤姐一面递眼色与鸳鸯，鸳鸯便拉了刘姥姥出去，悄悄的嘱咐刘姥姥一席话，又说：“这是我们家的规矩，若错了，我们就笑话呢。”调停已毕，然后归坐。薛姨妈是吃过饭来的，不吃，只坐在一边吃茶。妙！若只管写薛姨妈到来只吃饭，则成何文理。贾母带着宝玉、湘云、黛玉、宝钗一桌，王夫人带着迎春姊妹三个一桌，刘姥姥傍着贾母一桌。贾母平日吃饭，皆有小丫鬟在旁边，拿着漱盂、麈尾、巾子、帕物。如今〔七〕鸳鸯是不当这差的了，今日鸳鸯面接过麈尾来拂着。丫鬟们知道他要撮弄刘姥姥，便躲开让他。鸳鸯一面侍立，一面悄向〔八〕刘姥姥说道：“别忘了。”刘姥姥道：“姑娘放心。”那刘姥姥入了座，拿起箸来，沉甸甸的不伏手。原是凤姐和鸳鸯商议定了，单拿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与刘姥姥。刘姥姥见了，说道：“这叉把子比俺那里铁锨还沉，那里举的过〔九〕他。”说的众人都笑起来。

只见一个媳妇端了一个盒子站在当地，一个丫鬟上来揭去盒盖，里面盛着两碗菜。李纨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，凤姐儿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





姥桌上。贾母这边说声“请”，刘姥姥便站起身来，高声说道：“老刘，老刘，食量大似牛，吃个老母猪，不抬头。”自己却鼓着腮不语。众人先是发怔，后来一听，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史湘云撑不住，一口饭都喷了出来；林黛玉笑岔了气，伏着桌子叫“哎哟”；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，贾母笑的搂着[+]宝玉叫“心肝”；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，只说不出话来；薛姨妈也撑不住，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；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；惜春离了坐位，拉着他奶母叫[+-]揉一揉肠子。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，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，独有凤姐、鸳鸯二人撑着，还只管让刘姥姥。刘姥姥拿起箸来，只觉不听使，又说道：“这里的鸡子也俊，下的这蛋小巧，怪俊的。我且肉攘一个。”众人方住了笑，听见这话又笑起来。贾母笑的眼泪出来，琥珀在后捶着。贾母笑道：“这定是凤丫头促狭鬼儿闹的，快别信他的话了。”那刘姥姥正夸鸡蛋小巧，要肉攘一个，凤姐儿笑道：“一两银子呢，你快尝尝罢，那冷了就不好吃了。”刘姥姥便伸箸子要夹，那里夹的起来，满碗里闹了一阵，好容易撮起一个[+二]来，才伸着脖子要吃，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，忙放下箸子，要亲自去捡，早有地下的人捡了出去[+三]了。刘姥姥叹道：“一两银子，也没听见响声儿就没了。”众人已没心吃饭，都看着他取笑。贾母又说：“谁这会子又把那个筷子拿了出来，又不请客摆大筵席。都是凤丫头指使的，还不换了呢。”地下的人原不曾预备送牙箸，是凤姐和鸳鸯拿了来的，听如此说，忙收了过去，也照样换上一双乌木镶银箸。刘姥姥道：“去了金的，又是银的，到底不及俺们那个顺手。”凤姐儿道：“菜里若有毒，这银子下去了，就试的出来。”刘姥姥道：“这个菜里有毒，俺们那些都成了砒霜了。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。”贾母见他如此有趣，吃[+四]的又香甜，把自己的菜也都端过来与他吃。又命一个老妈妈来，将各样的菜给板儿夹在碗上。

一时吃毕，贾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闲话。这里收拾过残桌，又放了一桌。刘姥姥看着李纨与凤姐儿对坐着吃饭，说道：“别的罢了，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。怪道说‘礼出大家’。”凤姐儿忙笑道：“你可别多心，才刚不过大家取乐儿。”一言未了，鸳鸯也进来笑道：“姥姥别恼，我给你老人家赔个不是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姑娘说那里话，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，可有什么恼的！你先嘱咐我，我就明白了，不过大家取笑儿。我要心里恼，也就不说。”鸳鸯便骂人：“为什么不倒茶给姥姥吃？”刘姥姥忙道：“才刚那个嫂子倒了茶来，我吃过了。姑娘也该用饭了。”凤姐儿便拉着鸳鸯坐下：“你和我们吃了罢，省的回来又闹。”鸳鸯便坐下了。婆子们添上碗筷来。三人吃完。刘姥姥笑道：“我看你们这些人都只吃这一点儿就完了，亏你们也不饿。怪道的风儿都吹得倒。”鸳鸯便问：“今日剩的菜不少，都那去了？”婆子们道：“都还没散呢，在这里等着一齐散与他们吃。”鸳鸯道：“他们吃不了这些，挑两碗给[+五]二奶奶屋里平丫头送去。”凤姐儿道：

“他早吃了饭了，不用给他。”鸳鸯道：“他不吃了，喂你们的猫。”婆子听了，忙拣了两样拿盒子送去。鸳鸯道：“素云那去了？”李纨道：“他们都在这里一处吃，又找他作什么？”鸳鸯道：“这就罢了。”凤姐道：“袭人不在这里，你倒是叫人送两样给他去。”鸳鸯听说，便命人也送两样去后，鸳鸯又问婆子们：“回来吃酒的攒盒可装上了？”婆子道：“想必还得一会子。”鸳鸯道：“催着些儿。”婆子答应了。

凤姐儿等来至探春房中，只见他娘儿们正说[十六]笑。探春素喜阔朗，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。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，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，并数十方宝砚，各色笔筒，笔海内插的笔如松林一般。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，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。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《烟雨图》，左右挂着一副对联，乃是颜鲁公墨迹，其联云：

烟霞闲骨格 泉石野生涯

案上设着大鼎。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，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；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，旁边挂着小锤。那板儿略熟了些，便要摘那锤子要击，丫鬟们忙拦住他。他又耍那佛手吃，探春拣了一个与他说：“玩罢，吃不得的。”东首便设着卧榻，拔步床上悬着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。板儿又跑过来看，说“这是蝥蛄，这是蚂蚱”。刘姥姥忙打他一巴掌，骂道：“下作的夯子，没干没[十七]净的乱闹。倒叫你进来瞧瞧，就上脸了。”打的板儿哭起来，众人忙劝解方罢。贾母因隔着纱窗往后院内看了一会，因说：“这后廊檐下的梧桐也好了，就只细些。”正说话，忽一阵风过，隐隐听得鼓乐之声。贾母问“是谁家娶亲呢？这里临街倒近。”王夫人等笑回道：“街上的那里听的见，这是咱们那十来个女孩子们演习吹打呢。”贾母便笑道：“既是[十八]他们演，何不叫他们进来演习。他们也逛一逛，咱们可又乐了。”凤姐听说，忙叫人出去叫来，又一面吩咐摆下条桌，铺下红毡子。贾母道：“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，借着水音更好听的。咱们就在缀锦阁底下吃酒，宽阔，又听的近。”众人都说那里很好。贾母向薛姨妈笑道：“咱们走罢。他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坐，怕脏了屋子。咱们别没眼色，正经坐一会子，吃酒去。”说着大家起身便走。探春笑道：“这是那里的话？求着老太太、姨妈、太太坐坐还不能呢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我的这三丫头却好，只有两个玉儿可恶。回来吃醉了，咱们偏往他们屋里闹去。”说着，众人都笑了。

一齐出来，走不多远，已到了荇叶渚。那姑苏选来的几个驾娘，早把两只棠木舫撑来，众人扶了贾母、王夫人、薛姨妈、刘姥姥、鸳鸯、玉钏儿上了这一只，落后李纨也跟上去。凤姐也跟上去，立在船头上，也要撑船。贾母在舱内道：“这不是玩的，虽不是河里，也有好深的。你快不要，给我





进来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怕什么！老祖宗只管放心。”说着便一篙点开。到了池当中，船小人多，凤姐只觉乱晃，忙把篙子递与驾娘，方蹲下了。然后迎春姊妹等并宝玉上了那只，随后跟来。其余老妈妈与众丫鬟，俱沿河随行。宝玉道：“这些破荷叶可恨，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？”宝钗笑道：“你瞧这几日，何曾饶了这园子闲了，天天逛，那里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工夫？”林黛玉道：“我最不[十九]喜欢李义山的诗，只喜他这一句：‘留得残荷听雨声’。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果然好句，以后咱们别叫人拔去了。”说着已到了花溆的芦港之下，觉得阴森透骨，两滩上衰草残菱，更助秋情。

贾母因见岸上的清厦[二十]旷朗，便问“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？”众人道：“是。”贾母忙叫拢岸，顺着云步石梯上去，一同进了蘅芜院，只觉异香扑鼻。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，都结了实，似珊瑚豆子一般，累垂可爱。及进了房屋，雪洞一般，一色玩器全无，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，供着数枝菊花，并两部书，茶奁、茶杯而已。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，衾褥也十分朴素。贾母笑道：“这孙女太老实了。你没有陈设，何妨和你姨妈要些。我也不理论，也没想到，你们的[二一]东西自然在家里没带来了。”说着，命鸳鸯去取些古董来，又嗔着凤姐儿：“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，这样小器。”王夫人、凤姐儿等都笑回说：“他自己不要的。我们原送了来，都退回去了。”薛姨妈也笑说：“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的。”贾母摇头道：“使不得。虽然他省事，倘来一个亲戚，看着不像；二则年轻的姑娘们，房里这样素净，也忌讳。我们这老婆子，越发该住马圈去了。你们听那些书上戏上说的小姐们的绣房，精致的还了得呢。他们姊妹们虽不敢比那些小姐们，也不要很离了格儿。有现成的东西，为什么不摆？若很爱素净，少几样倒使得。我最会收拾屋子的，如今老了，没这闲心了。他们姊妹们也还学着收拾的好，只怕俗气，有好东西也摆坏了。我看他们还不俗。如今让我替你收拾，包管又大方又素净。我的梯己两件，收到如今，没给宝玉看见过，若经了他的眼，也没了。”说着叫过鸳鸯来，亲吩咐道：“你把那石头盆景儿和那架纱桌屏，还有个墨烟冻石鼎，这三样摆在这案上就够了。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拿来，把这帐子也换了。”鸳鸯答应着，笑道：“这个东西都搁在东楼上的不知那个箱子里，还得慢慢找去，明日再拿去也罢了。”贾母道：“明日后日都使得，只别忘了。”说着，坐了一会方出来，一径来至缀锦阁下。文官等上来请过安，因问：“演习何曲”。贾母道：“只拣你们生的演习几套罢。”文官等下来，往藕香榭去不提。

这里凤姐儿已带着人摆设齐整，上面左右两张榻，榻上都铺着锦茵绒毯，每一榻前两张雕漆几；也有海棠式的，也有梅花式的，也有荷花式的，也有葵花式的，也有方的，也有圆的，其式不一。一个上面放着炉瓶，一分攒盒；一个上面空设着，预备放人所喜食物。上面二榻四几，是贾母、薛姨

妈；下面一椅〔二二〕两几，是王夫人的，余者都是一椅一几。东边是刘姥姥，刘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。西边便是史湘云，第二便是宝钗，第三便是黛玉，第四迎春、探春、惜春挨次下去，宝玉在末。李纨、凤姐二人之几设于三层槛内，二层纱厨之外。攒盒式样，随几之式样。每人一把乌银洋鍱自斟壶，一个什锦〔二三〕珐琅杯。

大家坐定，贾母先笑道：“咱们先吃两杯，今日也行一令才有意思。”薛姨妈等笑说道：“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，我们如何会呢，安心要我们醉了。我们都多吃两杯就有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姨太太今日也过谦起来，想是厌我老了。”薛姨妈笑道：“不是谦，只怕行不上来，倒是笑话了。”王夫人忙笑道：“便说不上来，只多吃了一杯酒，醉了睡觉去，还有谁笑话咱们不成！”薛姨妈点头笑道：“依令。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才是。”贾母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说着便吃了一杯。

凤姐忙走至当地，笑道：“既行令，还叫鸳鸯姐姐来行便好。”众人都知贾母所行之令必得鸳鸯提着，故听了这话，都说：“很是”。凤姐儿便拉了鸳鸯过来。王夫人笑道：“既在令内，没有站着的理。”回头命小丫头子：“端一张椅子，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。”鸳鸯也半推半就，谢了坐，便坐下，也吃了一杯酒，笑道：“酒令大如军令，不论尊卑，惟我是主。违了我的话，便要受罚的。”王夫人等都笑道：“一定如此，快些说来。”鸳鸯未开口，刘姥姥便下了席，摆手道：“别这样捉弄人，我家去了。”众人都笑道：“这却使不得。”鸳鸯喝命小丫头子们：“拉上席去！”小丫头子们也笑着，果然拉入席中。刘姥姥只叫：“饶了我罢！”鸳鸯道：“再多言的罚一壶。”刘姥姥方住了。

404

鸳鸯道：“如今我说骨牌副儿，从老太太起，顺领说下去，至刘姥姥止。比如我说一副儿，将这三张牌拆开，先说头一张，次说第二张，再说第三张，说完了，合成这一副儿的名字。无论诗词歌赋，成语俗话，比上一句，都要叶韵。错了的罚一杯。”众人笑道：“这个令好，就说出来。”

鸳鸯道：“有了一副了。左边是张‘天’。”贾母道：“头上有青天。”众人道：“好。”鸳鸯道：“当中是个‘五与六’。”贾母道：“六桥梅花香彻骨。”鸳鸯道：“剩得一张‘六与幺’。”贾母道：“一轮红日出云霄。”鸳鸯道：“凑成便是个‘蓬头鬼’。”贾母道：“这鬼抱住钟馗腿。”说完，大家笑着喝彩，贾母饮了一杯。

鸳鸯又道：“有了一副。左边是个‘大长五’。”薛姨妈道：“梅花朵朵风前舞。”鸳鸯道：“右边还是‘长五张’。”薛姨妈道：“十月梅花岭上香。”鸳鸯道：“当中‘二五’是杂七。”薛姨妈道：“织女牵牛会七夕。”鸳鸯道：“凑成‘二郎游五岳’。”薛姨妈道：“世人不及神仙乐。”说完，大家称赏，饮了酒。

鸳鸯又道：“有了一副。左边‘长么’两点明。”湘云道：“双悬日月照





乾坤。”鸳鸯道：“右边‘长么’两点明。”湘云道：“闲花落地听无声。”鸳鸯道：“中间还得‘么四’来。”湘云道：“日边红杏倚云栽。”鸳鸯道：“凑成‘樱桃九熟’。”湘云道：“御园却被鸟衔出〔二四〕。”说完饮了一杯。

鸳鸯道：“有了一副。左边是‘长三’。”宝钗道：“双双燕子语呢喃。”鸳鸯道：“右边是‘三长’。”宝钗道：“水荇牵风翠带长。”鸳鸯道：“当中‘三六’九点在。”宝钗道：“三山半落青天外。”鸳鸯道：“凑成‘铁锁链孤舟’。”宝钗道：“处处风波处处愁。”说完，饮毕。

鸳鸯道：“左边一个‘天’。”黛玉道：“良辰美景奈何天。”宝钗听了，回头看着他。黛玉只顾怕罚，也不理论。鸳鸯道：“中间‘锦屏’颜色俏。”黛玉道：“纱窗也没有红娘报。”鸳鸯道：“剩了‘二六’八点齐。”黛玉道：“双瞻玉座引朝仪〔二五〕。”鸳鸯道：“凑成‘篮子’好采〔二六〕花。”黛玉道：“仙杖香挑芍药花。”说完，饮了一口。

鸳鸯道：“左边‘四五’成花九。”迎春道：“桃花带雨浓。”众人道：“该罚！错了韵，而且又不像。”迎春笑着饮了一口。

原是凤姐儿和鸳鸯都要听刘姥姥的笑话，故意都命说错，都罚了。至王夫人，鸳鸯代说了，过下便该刘姥姥。刘姥姥道：“我们庄家人闲了，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，但不如〔二七〕说的这么好听。少不得我也试一试。”众人都笑道：“容易说的。你只管说，不相干。”鸳鸯笑道：“左边‘长四’是个人。”刘姥姥听了，想了半日，说道：“是个庄家人罢。”众人哄堂笑了。贾母笑道：“说的好，就是这样说。”刘姥姥也笑道：“我们庄家人，不过是现成的本色，众位别笑。”鸳鸯道：“中间‘三四’绿配红。”刘姥姥道：“大火烧了毛毛虫。”众人笑道：“这是有的，还说你的本色。”鸳鸯道：“右边‘么四’真好看。”刘姥姥道：“一个萝卜一头蒜。”众人又笑了。鸳鸯笑道：“凑成便是一枝花。”刘姥姥两只手比着，说道：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。”众人大笑起来。只听外面乱嚷——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【总评】写贫贱辈低首豪门，凌辱不计，诚可悲夫！此故作者以警贫贱，而富室贵豪，亦当于其间着意。

校记：

〔一〕原文无“着”字，据庚辰本补。

〔二〕此处的“炫”字，原文为“炫”，为讳玄烨（康熙皇帝）之名，而缺一笔。

〔三〕此处的“盛着”二字，原文为“奉着”，据庚辰本改。

〔四〕原文无“有”字，据庚辰本补。

〔五〕原文无“了”字，据庚辰本补。

〔六〕原文无“在”字，据庚辰本补。

〔七〕原文无“今”字，据蒙府本补。

〔八〕此处的“向”字，原文为“问”，据己卯本改。

- [九] 此处的“犟的过”三字，原文为“强的过”，校者改。
- [十] 原文无“着”字，据庚辰本补。
- [十一] 原文无“叫”字，据蒙府本补。
- [十二] 此处的“一个”，原文为“一个的”，据庚辰本删去“的”字。
- [十三] 此处的“捡了出去”数字，原文为“捡了起来”，据庚辰本改。
- [十四] 原文无“吃”字，据庚辰本补。
- [十五] 原文无“给”字，据庚辰本补。
- [十六] 原文无“说”字，据列藏本补。
- [十七] 原文无“没”字，据庚辰本补。
- [十八] 原文无“是”字，据庚辰本补。
- [十九] 原文无“不”字，据蒙府本补。
- [二十] 此处的“厦”字，原文为“爽”，据庚辰本改。
- [二一] 原文无“的”字，据庚辰本补。
- [二二] 此处的“一椅”二字，原文为“两椅”，据庚辰本改。
- [二三] 此处的“什锦”二字，原文为“十锦”，校者改。
- [二四] 此处的“衔出”二字，原文为“衔落”，据蒙府本改。
- [二五] 此处的“引朝仪”三字，原文为“饮朝仪”，据梦稿本改。
- [二六] 此处的“采”字，原文为“探”，据庚辰本改。
- [二七] 此处的“不如”二字，原文为“不知”，据庚辰本改。





第四十一回

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妪醉卧怡红院

【回前】任呼牛马从来乐，随分清高方可安。自古世情难意拟，淡妆浓抹有千般。（立松轩）

庚：此回栊翠品茶，怡红遇动。盖妙玉虽以清净无为自守，而怪洁之癖未免有过，老妪只污得一杯，见而勿用，岂似玉兄日享洪福，竟至无以复加而不自知。故老妪眠其床，卧其席，酒屁熏其屋，却被袭人（原作人袭）遮过，则仍用其床、其席、其屋。亦作者特为“转眼不知身后事”写来作戒，纨绔公子可不慎哉！

话说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：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。”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。于是吃过门杯，又逗笑道：“实告说罢，我的手脚子粗笨，又喝醉了酒，仔细失手打了这瓷杯。有木头杯取了来，便失了手掉了地下，也打不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又笑将起来。凤姐听如此说，便忙笑道：“果然要木头的，我就取了来。可有一件先说下：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瓷的，那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。”刘姥姥听了，心下掂掇道：“我方才不过是趣话取笑儿，谁知他果然竟有。我时常村庄上缙绅大家子也赴过席，金杯、银杯倒都见过，从来没见过有木头的。哦，是了，想必是小孩子使的木碗子，不过诓我多吃两碗。别管他，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，多喝点子也不怕。”庚：为登厕伏脉。想毕，便说：“取了来再商量。”凤姐乃命丰儿：“去到前面里间屋，书架子上有十个竹根套杯取来。”[-]丰儿听了，答应着才要去，鸳鸯笑道：“我知



道你〔二〕这十个杯还小些。况且你才说是木头的，这会子又拿了竹根子的来，倒不好看。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木根整抠的十个大套杯拿来，灌他十下子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更好了。”鸳鸯果命人取来。刘姥姥一看，又惊又喜：惊的是一连十个，挨次大小分下来的。那大的足有小盆子大，第十个极小的还有手里杯子大；喜的是雕镂奇绝，一色山水树木人物，并有草字图记。因忙说道：“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，怎么这么些个？”凤姐笑道：“这个杯没有喝一个的理。我们家因没有这些大量的，所以没人敢使他。你既要使，好容易寻了出来，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。”刘姥姥唬的忙道：“这可不敢。好姑奶奶，竟饶了我罢^①。”贾母、薛姨妈、王夫人都知道他有年纪的人，禁不起，忙都道：“不可多吃了，只吃这头一杯罢。”刘姥姥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我还使小杯吃罢。把这大杯收着，我带了家去，慢慢吃罢。”鸳鸯等无法，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，刘姥姥两手捧着喝干。贾母道：“慢些吃，不要呛了。”

薛姨妈又命凤姐拣了菜。贾母笑道：“你把茄胗拣些喂他。”凤姐听说，依言拣些茄胗送入刘姥姥口中，因笑道：“你们天天吃茄子，也尝尝我们的茄子，弄的可口不可口？”刘姥姥笑道：“别哄我！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，我们也不用种粮食，只种茄子罢了。”众人笑道：“真是茄子。我们再不哄你。”刘姥姥诧异道：“真是茄子？我白吃了这半日。姑奶奶你再喂我些，让我细嚼嚼。”凤姐果又拣了些放入口内。刘姥姥因细嚼了半日，笑道：“虽有茄子香，只是还不像是茄子。告诉我是什么方法弄的，我也弄着吃去。”凤姐笑道：“这也不难。你把四、五月里的新茄包儿摘下来，把皮和穰子去尽，只要净肉，切成头发细的丝儿，晒干了，拿一只肥母鸡，靠出老汤来，把这茄子丝上蒸笼蒸的鸡汤入了味，再拿出来晒干，如此九蒸九晒，必定晒脆了，盛在瓷罐子里，封严了，要吃时拿出一碟子来，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。”刘姥姥听了，摇头吐舌道：“我的佛祖！倒得十几只鸡儿来配他，怪道好吃！”

一面说笑，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，还只管细玩那杯。凤姐笑道：“还不足兴，再喝一杯罢。”刘姥姥忙道：“了不得了，那就醉死了。我因为爱这样儿，亏他怎样作来着。”鸳鸯笑道：“酒也吃完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木的？”刘姥姥笑道：“怨不得姑娘不认得的。你们在金门绣户的，如何认得木头！我们成日家和树林〔三〕子作街坊，困了枕着他睡，乏了靠着坐^②，荒年间饿了还吃他，眼睛里天天见他，耳朵里天天听他，口儿里天天讲他〔四〕，所以好歹真假，我是认得的。让我认一认它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细细的端详了半日，道：“你们这样人家断没有贱东西，那容易得的木头，你们也不收着了。我掂着这杯体沉，断乎不是杉木的，一定是黄松的。”众人听

① 蒙侧：挟炎的苦恼。

② 蒙侧：好充懂得的来看。



了，哄堂大笑起来。

只见一个婆子走来，请问贾母，说：“女孩子们都到了藕香榭了。请老太太的示下，就演罢，还是等一会子？”贾母忙笑道：“可是倒忘了他们了，就叫他们演罢。”那婆子答应着去了。不一时，只听得箫管悠扬，笙簧并发，正值风清气爽之时，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，自然令人神旷神怡^①。宝玉先禁不住，拿起壶来斟了一杯，一口饮尽。复又斟上，才要饮，只见王夫人也要饮，命人换暖酒来，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，送到王夫人的嘴边，庚：妙极！忽写宝玉如此，便是天地间母子之至情至性。献芹之民之意，令人酸鼻！王夫人便就手内吃了两口。一时暖酒来了，宝玉仍归旧坐，王夫人提了自己的暖酒壶下席来，众人皆出了席，薛姨妈也立起来，贾母忙命李纨、凤姐二人接过壶来：“让你姑妈坐下，大家才方便。”王夫人见如此说，方将壶递与凤姐，自己归坐。贾母笑道：“大家吃上两杯，今日着实有趣。”说着拿杯让薛姨妈，又向湘云宝钗道：“你两个多吃一杯。你林妹妹虽不会吃，也别饶他。”说着自己径干了，湘云、宝钗、黛玉也都干了。当下刘姥姥听见这般音乐，且又有了酒，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。宝玉因下席过来向黛玉笑道：“你瞧瞧刘姥姥的样子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当日舜乐一奏，百兽率舞，如今才一牛耳^②。”众人都笑了。

须臾乐止，薛姨妈出席笑道：“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罢。”贾母也正要散散，于是大家出席，随着贾母游玩。贾母因要带着刘姥姥散闷。遂携了刘姥姥至山前树下盘桓了半晌，又说与他这是什么树，这是什么花，这是什么石。刘姥姥一一的领会，又向贾母道：“谁知城里的不但人尊贵，连雀儿也是尊贵的。偏这雀儿到了你们这里，他也变俊了，也会说话了。”众人不解，因问：“怎么雀儿变俊了，会说话？”刘姥姥道：“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的是鹦哥儿，我是认得的。那笼子里老鸽子〔五〕怎么又长出凤头来，也会说话呢！”众人听了又都笑将起来。

一时，只见丫头们来请用点心。贾母道：“吃了两杯酒，也就不饿了。也罢，就拿了这里来，大伙儿随便吃些。”丫鬟们听说，走去抬了两张高几来，又端了两个小捧盒来。揭开看时，每个盒内两样。这盒内是两样蒸食：一样是藕粉桂糖糕，一样是松穰鹅油卷；那盒内是两样炸的，一样是只有一寸来大的小饺子。贾母因问是什么馅子，婆子们回是螃蟹的。贾母听了，皱眉说道：“这会子腻腻的，谁吃这个！”又看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子，也不喜欢吃。因让薛姨妈吃，薛姨妈只拣了一个卷儿，尝了一尝，剩的半个递与丫头了。刘姥姥因见那小面果子都玲珑剔透，各式各样，因拣了一朵牡丹花样的笑道：“我们乡里最巧的姐儿们，拿剪子也不能铰出这么个纸的来。我又爱吃，又舍不得吃，包些家去给他们做花样子去，倒是不得

① 蒙侧：作者似曾在坐。

② 蒙侧：随笔写来，趣极。



的^①。”众人都笑了。贾母笑道：“等你家去时，我送你一瓷坛子。你先趁热儿吃这个罢。”别人拣各人爱吃的吃了一两点就罢了；刘姥姥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，且都作的小巧，不显堆盘的，他和板儿每样吃了些，就去了半盘子。剩的，凤姐又命人攒了两盘子并一个攒盒，拿与文官等吃。

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，大家哄他玩了一会。那大姐儿因抱着个一大柚子玩的，忽见板儿抱着个佛手，便也要佛手。庚：小儿常情，遂成千里伏线。丫头们哄他取去，大姐等不得，便哭了。众人忙把柚子与了板儿，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与他才罢了^②。那板儿因玩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两手抓着些面果子吃，又忽见这柚子又香又圆，更觉好玩，且当球踢着玩去，也就不要那佛手了^③。庚：柚（原作抽）子，即今香圆（原作团）之属也，应与缘通。佛手者，正指迷津者也。以小儿之戏，暗透前后通部脉络、隐隐约约，毫无一丝漏泄，岂独为刘姥姥之俚语博笑，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？

当下贾母等吃毕，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。妙玉忙接了进去。至院中，只见花木繁盛，贾母笑道：“到底是他们修行的人，没事常常的修理，比他处的越发好看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往东禅堂来。妙玉笑往里让，贾母道：“我们才吃了酒肉，你这里头有菩萨，冲了罪过。我们在这里坐坐罢，把你的好茶拿来，我们吃一杯就是了。”妙玉听了，忙去烹了茶来^④。宝玉留神看他怎么行事，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，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泥金小盖钟，奉与贾母。贾母道：“我不吃六安茶。”妙玉笑道：“知道。这是老君眉。”贾母接了，又问是什么水。妙玉笑回：“是旧年蠲的雨水。”贾母便吃了半盏，便笑着递与刘姥姥说：“你尝尝这个茶。”刘姥姥接来一口吃尽，笑道：“好是好，就只淡些，再熬浓些更好了。”贾母、众人都笑起来。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瓜皮青描金的官窑新瓷盖碗，倒了茶来。

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随他出去，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。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，宝钗便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。妙玉自向风炉上扇滚了水，另泡了一壶茶来。宝玉便走了进来，笑道：“偏你们吃梯己茶呢。[六]”三人都笑道：“你又赶了来作什么？这里并没你吃的。”

妙玉刚要去取杯，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。妙玉忙将那成窑杯命道婆：“不用收了，搁在外头去罢^⑤。”宝玉会意，知为刘姥姥吃了，他嫌脏

① 蒙侧：世上竟有这样人。

② 蒙侧：伏线千里。

③ 蒙侧：画工。

④ 靖眉：尚记丁巳春日，谢园送茶乎？展眼二十年矣！□□丁丑仲春，畸笏。

⑤ 靖眉：妙玉偏僻（原作僻）处，此所谓“过洁世同嫌”也。他日瓜州口劝惩不哀哉，屈从红颜，固能不枯骨□□□。（按：所缺字，前两字看不清，似是“各示”两字，第三字为虫蛀。）（又按：此批语后半错乱太甚，周汝昌等曾作过校订，笔者在此基础上，所作的校订为：“他日瓜州渡口，红颜固不能不屈从枯骨，各示劝惩，岂不哀哉！”）